

第四十七回 忠孝王惱妻失節 顧太郡甘心就戮

卻說忠孝王見鄺相自謙取士有屈，乃慰曰：「必是文字有甚不美，或有失措，恩師故撤出前列之外。」鄺相曰：「其文始終秀美，實是我屈取不該。待取與年兄一看，保知端的，你當亦替他不平。」言訖，把崔攀鳳的卷付與忠孝王，曰：「年兄細看，方知有屈。」忠孝王起身，雙手接卷。鄺相即步出庭中，假看盆景。忠孝王坐下，先著眼看履歷，上寫第十三名舉人崔攀鳳，下填三代，注著妻乃元城侯次女，驚得面如土色，轉恨奸臣之女，不守名節，當初見我滿門富貴，小春庭苦苦纏我，我雖避難，訪仙征番，羅帕常藏身中，誰知賤人別嫁他人！我還想候你進京，奏釋與我親。若是父母迫嫁，何不學孟麗君投水守節，我亦難殺你父母，今既改嫁，就好盡情報怨了。越想越惱，不覺失神，那卷墜地並不細。鄺相恰在外竊看，自思不要氣煞了人，遂回房中。忠孝王即起身迎接，鄺相問曰：「此卷莫非不通，年兄何故沉吟？」忠孝王曰：「極通，恨門下學淺，因此沉吟。」鄺相笑曰：「既稱通，為何把卷擲於地下？」忠孝王才知卷落地上，慌忙拾起曰：「只因太通，沉思失神，故此誤墜地上。門下借回舍，慢慢講究若何？」鄺相心知，若帶回必激惱於父母，不便隨答曰：「今日適值閒暇，不妨細看，何必帶回。」忠孝王只得假意再看一番。只見榮發上前察曰：「夫人說，皇甫千歲坐久，請吃便飯。」鄺相暗想：「素華果然有情，恐其饑餓。」遂答曰：「極妙，速去送來。」忠孝王心中不安，對榮發曰：「勞煩堂官代真師娘，說下官不敢領受。」鄺相曰：「草草不恭，何必過謙。」家人送上酒席，二人入席。忠孝王哪裡有心吃酒，略飲幾杯，便辭席。鄺相不許，強勸伺吃了飯。飯畢，撤去筵席吃茶。鄺相問曰：「年兄看此卷何故發怒？必有委屈？」忠孝王曰：「真情說出，實為可羞。」即把捲取起，指與鄺相曰：「舉人之妻，就是劉捷次女。」便將昔日小春庭訂婚，換帕等情說明，道：「誰知今竟失節改嫁，實為可恨！」鄺相詐作謝罪曰：「下官取此卷致使年兄發怒，卻是下官的罪了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是她失節，與恩師何干？」鄺相曰：「他乃公侯之女，皇后之妹，怎肯失節？必是上人主婚，他與你乃私約，怎敢直言，故無奈改嫁，年兄休要錯怪。」忠孝王曰：「若果上人主婚，何不學孟氏投水自盡？」鄺相勸曰：「此事比不得，孟氏自盡，即為名節，劉氏若自盡，反惹人笑話。」忠孝王曰：「自盡有何笑話？」鄺相曰：「孟氏明媒聘娶，自盡卻是正理。劉氏乃私訂之事，無人知道，若嫁自盡，外人必疑在家與人有染，臨嫁不忍割捨情人，因此自盡，這個就比不得孟氏。下官細想，劉捷滿門高官，長女既正宮，次女怎肯失節？或是劉氏避走，故用移花接木之計，他姓之女假作劉氏代嫁崔舉人之妻，必非劉氏，年兄不錯怪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此乃恩師安慰良言。」鄺相曰：「下官乃揣情理而言，非袒護劉氏。年兄久後方知下官所言不謬也。但今年兄無有室家，待下官細訪才貌雙全美女與年兄匹配不煩悶。」忠孝王曰：「若論孟氏帶刀行刺，必行寒門報仇門下理當終身不娶。劉氏若在，亦是偏房。且待三年後娶。」鄺相聞曰，亦覺傷心乃慰曰：「孟氏既死，便娶正室，亦是合理。何用如此？」忠孝王曰：「此乃是表我而已。」磕而辭出。鄺相送出然後還身入內。素華接曰：「皇甫郎有情。」鄺相曰：「他既如此有情，我亦不忍。但朝廷正在重用我，實難改裝，須得一年後若重臣出頭，我方好改裝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乃得不得已之事並非負心，再作商議。」

且說忠孝王回府，拜見父母坐在旁邊。老王曰：「兒在哪裡去吃酒？」忠孝王曰：「蒙了鄺相厚愛請我到書房敘談又蒙恩師娘賜酒。」老王夫妻曰：「難得鄺相夫妻如此美意，令人感激。」忠孝王曰：「為著賜酒方知劉氏燕玉改嫁他人。」老王曰：「他怎知其情？」忠孝王說明前事又把鄺相隱惡揚善說一遍。料那劉氏必無失節，定是逃遁，用移花接木之計等情言明。乃鄺恩師勸慰良言。尹太郡恨曰：「衛氏有恩於我母女且又賢淑，聖上主婚與你，可恨這畜生，一心只念劉氏卻讓於熊友鶴。誰知劉氏不與你為夫妻，竟嫁與別人。煞羞我堂堂太郡兒子媳婦實為可恨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兒實感封王不能娶親。衛氏恩深，不敢屈其為妾，因此辭婚。臣待守孟氏三年服滿娶妾，望雙親赦罪。」老王笑慰曰：「劉氏既失節，我兒就好別娶位王爵，何愁無妻。太郡何必動怒。」太郡曰：「別娶難得似衛氏如此才貌賢淑。」忠孝王不敢回答。二人說些閒話。忠孝王悶悶來到書房，令書童備些小菜前來散悶，自己坐下獨酌，飲了幾杯，越想越恨，就在腰間解下羅帕觀看，罵曰：「吾雖在顛沛之中，羅帕卻不失，誰知賤人如此失節。今見此物，令人發火。」就把羅帕丟在地下，又將羅帕踏了幾下，罵曰：「從今以後，與此絕義了。」遂再飲幾杯。湊巧一個書童進內，一見羅帕在地上，乃大喜。按忠孝王因平日家人若有拾得物件交還，便有賞賜，故書童喜有賞銀，急忙把羅帕獻上曰：「千歲，羅帕落在地上，請千歲收下。」忠孝王怒氣衝衝，亦不言語，把羅帕取過，雙揉作一團，擲在窗前案上，仍又低頭飲酒。書童大驚退出。

適遇熊友鶴拜客回來，偶遞書房，忠孝王迎接曰：「兄若不嫌，請同飲幾杯。」熊友鶴曰：「極好！」隨即坐下，家童送上杯答，二人同飲。熊友鶴問曰：「賢弟一人獨酌，又滿面怒氣，何故？」忠孝王重把前事細說一遍。熊浩勸曰：「為人但愁不能作奇男兒，何患世間無有美婦人。賢弟只管放心別娶，惱他何益。」正言間，忠孝王已有些醉意，把一杯酒誤傾在腦前。書童知他不要羅帕。忙把取來與忠孝王拭乾了衣服，順手把帕藏在忠孝王懷中。兩人直飲至上燈，熊浩辭別回房。忠孝王酩酊大醉，和衣睡下。直到日出，方方醒來，不覺羅帕墜在地上。自思我昨日已撒一次，遂問家童曰：「此帕莫非爾等取來，藏在我懷中？」家人知他不喜此帕，遂不敢直言，即答曰：「小的並不知情。」忠孝王疑惑曰：「莫非劉氏果是移花接木，未嘗失節？故鬼神顯機，帕藏在吾身上？」即碩手將帕藏好箱內，不表。

且說崔攀鳳之妻梅氏杯孕至十月間，已是順月，至十月二十日外尚未生產。這一早顧太郡起來，坐在後堂，尋思丈夫臨朝，諸辛猖橫，雖無貪財，亦有報應，次子剿匪失陷賊巢，皇后生產身亡，次女逃走無蹤，今梅氏認吾為母，因懷孕順月近月尾，問未生產，深為可慮。即喚江進喜曰：「爾可速往崔家，探問小姐生產否？免吾憂慮。」江進喜領命，趕到崔家，並無人把門，即進內拜見崔太夫人。禮畢，就說顧太郡差來探問小姐生產否？崔太太笑曰：「爾家小姐昨夜二更腹痛，至三更生下一個孫兒，滿門慌忙，正欲差人見太郡報喜，三日後好送雞酒前往。今又勞你辛辛苦苦一場，可暢飲雞酒方回。」女磕即送上雞酒，江進喜吃了碗叩謝，太太又賞了一包二錢銀的賞封。

江進喜出門尋思，此銀須送到庵中與小姐零用。當下劉小姐正代尼姑漿洗衣服，江進喜入內看見，驚曰：「天氣寒冷，小姐怎受得辛苦？母親理當代勞。」江三嫂曰：「自張七盜去，我多日食美差料理不暇，哪有工夫去漿洗衣服？吾二人可比落在那地獄一般。」劉小姐曰：「洗衣服我已習慣，卻亦無難。」江三嫂曰：「這等天早，你往哪裡去吃酒，滿口通紅？」江進喜說明前事。道：「如今梅氏生下男兒，門內十分歡喜，小姐卻在此受苦。」江三嫂埋怨曰：「當初小姐若勿避走，也與梅氏享福。」

苦。」劉小姐曰：「誠是吾累你不必埋怨。」江三嫂曰：「我本是小戶出身，何嫌辛苦？只難為小姐金枝玉葉，受苦不淺麼。」小姐曰：「吾若得保全名節，雖死無恨，只是爾辛苦不安。」江進喜曰：「皇天不負善人。皇甫公子奇旦出頭，高官顯爵。那時顯職，小辦姐身為夫人，母親受享富貴，倘若孩子作個小小武，家門歡喜，豈不是否極泰來？」小姐笑曰：「難得江進喜這等好話，奴家作夢亦不敢望如此。」江進喜曰：「這卻難料。」即把禮封放下曰：「禮封在此，小姐取去應用。」小姐推辭曰：「此銀爾可帶去應用才是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吾在府中，衣食俱足，要錢何用？小姐受苦，正當收下濟急。」劉小姐稱謝，收下禮封，江進喜辭別拙魔而去。

且說顧太郡自江進喜去後，心中懸望，忽聽外邊雲板響聲，太郡面上失色。女婢笑曰：「雲板聲響，乃家人報事，太郡何故著驚？」太郡曰：「爾們有所不知，吾今家庭敗落，所報皆非好事，乃驚弓之鳥，故聞雲板即驚。」女婢報曰：「今有府尊龍知府前來，稱有要事面察。」太郡即令請進。

原來雲州府龍躍，乃劉侯門生，每逢朔望，親來請安。當下龍知府滿面槍惶，上前拜見。太郡答了半禮，曰：「賢契免禮，請坐。」女婢移椅放在旁邊，龍知府坐下。太郡問曰：「賢契何故有驚恐之狀？」龍知府舉目，見女婢在，欲言又止。太郡著女婢遠避，不許竊聽言語。眾女婢俱退。龍知府立起身曰：「老師娘，禍事已到，還不知道麼？原來皇甫敬之子少華改換姓名，投軍掛帥，領兵征番，殺得番寇兵敗歸降，父子回朝，俱皆封王；奏稱恩師冒奏其降番，朝廷念他征番功大，竟將恩師及至親人口盡禁下天牢，又差官帶兵來捉恩師母家眷。差官離城不遠，合城文武已往迎接，師母快速避走為妙。若拿進京，便送性命。」太郡曰：「多蒙賢契美意，但吾全家斷送，留吾無用，願與拙夫同死，不願避走。」龍知府曰：「老師娘如此盡節，門下伺候師娘起程。」

正言間，只見本府小門丁走入，謂龍知府曰：「隨人來報，欽差將到，請大老爺速往候接。」知府曰：「爾且退出，吾立即起身。」遂向太郡辭曰：「門生此去，立帶官兵箭來。」遂拱手上轎而去。太郡立傳婢僕養娘齊到，吩咐曰：「奸臣冒奏，欽差帶軍兵前來拿家眷進京，性命不保。爾等速把府中財物收拾避走，若遲延，官軍一到，就難逃遁。」內有幾個住久的婢僕泣曰：「吾等蒙太郡惠待，願同進京同死，好得伏侍，不願避去。」太郡曰：「同死無益，遠走為是。」眾人領命，開了箱籠，爭取財物逃走，一時鼎沸。太郡哭泣曰：「堂堂侯府弄得如此，豈不傷心！」即入內取些財物，藏在身上，以為路費，而後就坐在堂上。此時家人女婢走的盤空。不一時，欽差已到，秦布政、張按司、總兵府縣官帶五百官軍，把劉府圍住，不容閒人往來。眾官帶到大堂，人役大叫曰：「詔到。請太郡迎接。」停了一會，方見太郡出來。欽差曰：「快備香案接詔！」顧太郡曰：「家中無人，哪個可備香案。」即向前跪下。欽差開詔讀畢，詔內只云要拿家屬至親人口，並無言及通番等情。太郡不知其詳，大怒，站起身大罵曰：「冒奏乃山東巡撫具奏，誰知皇甫敬侍英父子有功，陷害我夫。昏君不念前皇后恩情，竟把國丈全家作摘功禮物，我到京必與奸臣理論。」眾官微笑不言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耳聽下回分解。